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裝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陪笑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丟老太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開



話來老太太當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頭宗就悞了人家的女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狠喜歡偕們老爺麼這會子躲還怕躲不及這不是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偕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

兒子要了做屋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有理自然是我等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鳳姐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也不中用了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



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傻子拿着一爺說起或有日  
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  
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  
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這麼着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  
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  
趣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  
更好不給也沒防碍衆人也不能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  
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  
說不給這事就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  
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要是不可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

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  
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  
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  
個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  
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  
愿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  
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雖如此說保  
不嚴他愿意不愿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他要依了便沒  
的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叫  
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



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鷓鴣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裳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麼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堪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屋裡去從後屋門出去打鴛鴦的卧房門前

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一面說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我看看你扎的花兒看了一看又道越發好了遂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袄青緞掐牙坎肩兒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癩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



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忤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乍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迷了你素日心高智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

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那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的又不用你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那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愿意不以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姓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那夫人又道你這麼個爽快人怎麼又這樣積糗起來有什麼不稱心的地方



兒只管說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  
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已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  
呢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  
們說畢便往鳳姐兒屋裡來鳳姐兒早換了衣裳因屋內無人  
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  
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個主意未必肯也只說着  
悄悄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猶可要是不  
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作  
些鴿鶉再有什麼醜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  
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

裡來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還必  
定有人來問他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  
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  
便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  
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  
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  
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把方纔鳳姐過  
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都告訴了他鴛鴦紅了臉  
向平兒冷笑道我只想借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鵲彩霞  
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縵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



了的前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  
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白的去了我心裡却仍  
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  
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  
他三媒六証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  
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疼  
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人却是  
襲人笑着走出來問什麼事情也告訴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  
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  
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

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  
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  
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  
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  
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  
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  
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爲難的事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  
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  
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  
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



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僭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曰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爲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

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見都說出來了鴛鴦道已經這麼着臊會子怎麼樣你們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我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嗎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



紅樓夢 第八回  
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我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  
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  
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話這麼小我們  
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再去罷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  
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  
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  
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  
子臉上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愁嘴離了  
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  
家的了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  
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爺我要不得  
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  
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子臉上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  
你也好說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  
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  
小老婆知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  
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  
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况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  
兄弟在這門子裡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



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  
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  
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  
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  
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麼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  
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了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  
我疑惑怎麼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  
我一閃你也没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  
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

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  
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誰却是寶玉襲人先  
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打四妹妹那裡出  
來迎頭看見你走了來我想來必是我去的我就藏起來了  
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  
那裡好笑等着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  
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就探頭兒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  
們兩個我就遶到你身後頭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裡了  
平兒笑道借們再往後找我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  
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但被寶玉聽了



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偕們回屋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耳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閒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細細說給他那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

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友的話固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呢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我一出了門他就逃去了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定也幫着說什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著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快着來豐



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  
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  
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卽  
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卽刻叫上  
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  
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卽便活着人事不  
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  
混賬沒天理的囚攬的偏你這麼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唬的  
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  
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  
直帶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去纔出來去了賈璉暫  
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  
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  
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  
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又  
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姪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  
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給  
你叫你女人和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  
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



賈璉若不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要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門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己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出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

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那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裡他嫂子怎麼說今兒他哥哥又怎麼說因爲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



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要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見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臊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眾婆子了鬢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絀來了眾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理

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妹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意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們那老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說快起米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陪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和眾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個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冰蔥兒是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

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娶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不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麼着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娶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饅子和他混罷咧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了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去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着出去邢夫人猶不知  
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  
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出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  
人接出來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  
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  
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  
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  
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



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  
你老爺的那性子鬧那夫人滿面通紅面道我勸過幾次不依  
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  
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  
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  
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  
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  
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  
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着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  
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還

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找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刺了  
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比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  
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  
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  
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  
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就是  
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  
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個真珠  
兒是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  
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



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找去了眾人趕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丁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了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偕們鬥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偕們一處坐着別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

太太替我看看些兒就是偕們娘兒四個鬥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偕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闌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



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剛來是要查內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  
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自己自己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發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氣輸了就拿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姑媽瞧瞧那個裡頭不



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氣也平可又有止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衆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畧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呢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一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就跟了賈璉過來到了堂屋裡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買母跟前買母一同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買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買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神做鬼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脾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買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脾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衆人都笑了鴛

鴛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買母也笑道可不我那裡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事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人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開的如今都攔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搵你賈璉道太太快過



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這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搆求尋覓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如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

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日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一天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已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兒請來做陪不想酒後



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盃茶時候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坟上站不住我

背着眾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什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没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們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的總有幾個錢



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遊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見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還是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畢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

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能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趑趑著走上來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惱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



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也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我下處偕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馱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

偕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已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白已就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就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果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



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駭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煙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借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別人的就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鏗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就倒在地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篋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音好說爲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

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由不的噯啣一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著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搗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



湘蓮道不用拉伊，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咬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咬啣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麼喝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噁了口頭，不迭說：「好歹時，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麼氣息倒。」

又罵一回，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借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罷，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千人也未必白丟開手，自然脩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眾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眾，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



紅樓夢  
他又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折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惧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裡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一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



